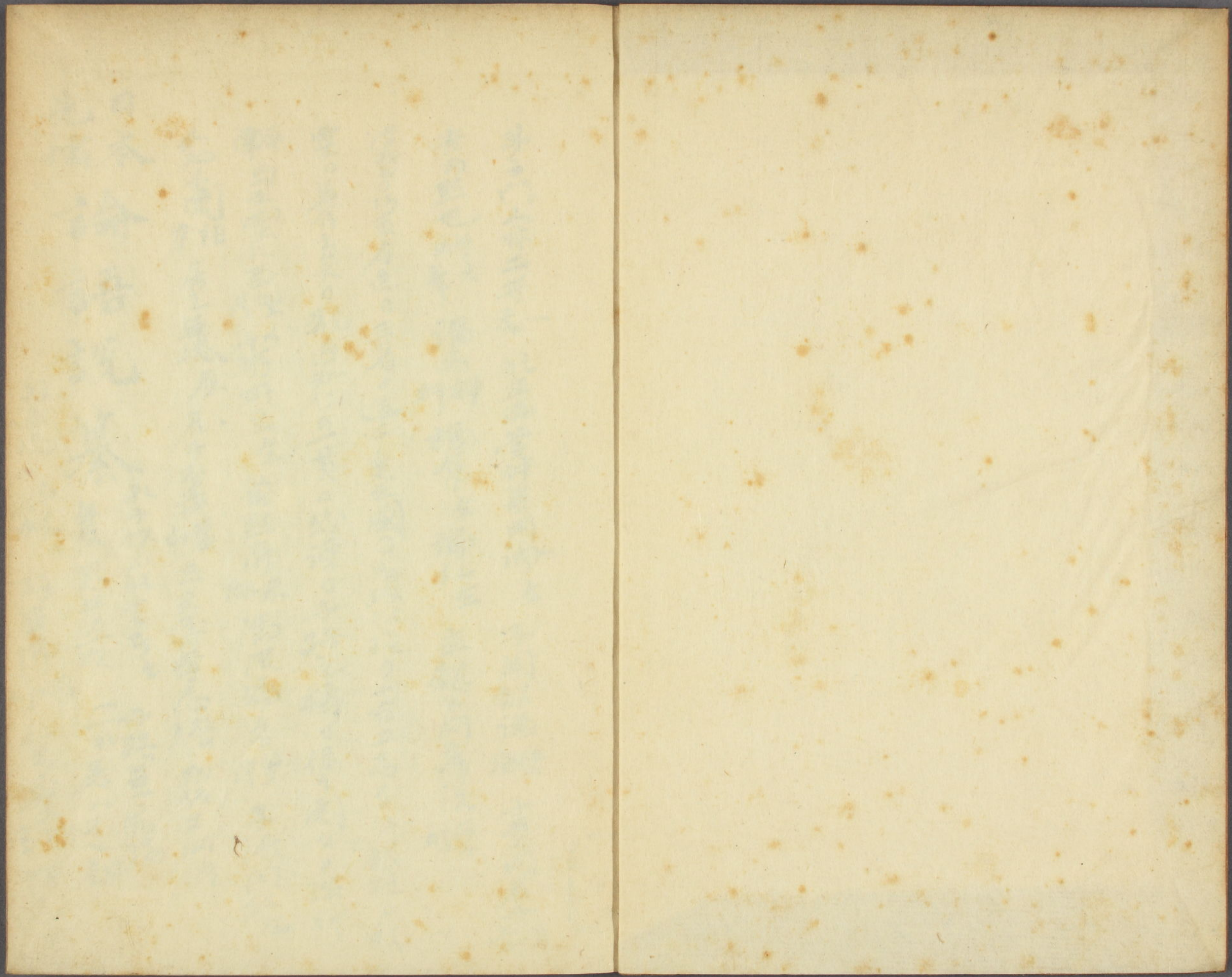


日本先儒論語說纂  
二

1580  
24





弟子問人非二并看 孔孟論管仲異同論左 子問韶論海 子貢問君子

吾與點也解華 論夫 軒 論原左 論仁左 孟懿子問為政 既

學習の事言左也の三君。遂千乘之國。為政以從。十有五志。錯枉。戰

粟。善有去天。親過知仁。一貫。成陳。子路乞禱。日保。國。之。流。所

潭。与。之。粟。九。百。無。如。有。所。立。左。由。此。論。來。論。漢。論。名。樂。子。此。同。仁。左

和。不。流。初。居。之。無。後。原。居。子。不。喜。樂。正。天。不。可。奪。志。智。則。始。不。以。乞

日本 先儒 論語 說

質 祭

孔子似不能言也 子路無宿諾 二 小 是 人 不 之 知 仁 為 不 處 即 規 已 乞

口七12  
1689  
卷 2 止

本館言... 歐陽修... 弟子門人... 非二辨... 佐藤坦... 諸百... 歐陽修孔廟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此則舉漢代稱謂耳非謂古皆如是也明儒郎瑛誤以為古者弟子門人自有別矣乃舉史記稱七十二弟子傳為證余雖知其誤而稱謂異同固屬瑣末可不必辨者則姑舍之迨得朱彝尊曝書亭集讀之則亦承郎瑛之說作孔子弟子考



諸百 弟子門人非二辨 佐藤坦

歐陽修孔廟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此則舉漢代稱謂耳非謂古皆如是也明儒郎瑛誤以為古者弟子門人自有別矣乃舉史記稱七十二弟子傳為證余雖知其誤而稱謂異同固屬瑣末可不必辨者則姑舍之迨得朱彝尊曝書亭集讀之則亦承郎瑛之說作孔子弟子考

孔子門人考以示其有別也而其誤轉深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吾其可遂舍而不辨哉彛尊引論語顏淵死門人厚葬子出門人問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諸節為證余則以為此皆孔門弟子不必謂轉相傳授者以迂其解也然昔儒亦既有以此為顏曾子路之弟子者則是猶可傳會焉其餘有不可傳會者不必遠求諸百代而仍近在論語孟子戴記諸篇試舉之

論語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則何以惟門人惑而弟子不惑邪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則夫子亦何以不先語弟子而遽語門人邪何其門人之親而弟子之疎也若曰適有此事則門人亦親受業者矣非轉相傳授者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則經文明明曰子夏之門人矣若謂是受業於子夏之弟子者非親炙於子夏者也則子張何以得曰

子夏云何乎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  
治任將歸則七十子為夫子心喪三年者也師  
父道也故心喪亦三年矣若在轉相傳授者則  
祖父行也天下寧有服祖父三年者哉又如檀  
弓所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孔  
子先及門人後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  
驂孔子與門人立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則門  
人之為弟子歷然明白如此其他証左之在於

古書者亦不勝枚舉而彝尊曾不考及之何其  
粗繆之甚邪彝尊又曰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  
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  
矣則欲假此以曲護已說而其過亦益不可掩  
者何也東漢諸碑之為東漢語固勿怪而東漢  
之語安見其皆為古書之語乎若止舉漢代稱  
謂而已則范史賈逵傳亦既析弟子門人為二  
而讀史者皆能知之不必待證於隸釋隸續而

後始白也若或在東漢人亦謂方今稱謂與古  
書無同異則漢註內豈不一見其意邪今檢包  
咸註論語曰同門為朋鄭玄註周官曰同師曰  
朋則同門即同師矣班固藝文志云論語者孔  
子應答弟子之語當時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  
人相與輯而論纂則弟子門人亦互言之矣夫  
包咸鄭玄班固皆東漢人也而其言若此可見  
其於經解並不用當時稱謂者矣乃今欲起瀾

平地以跽居民吾不知其果何心也郎瑛淺陋  
無足責者彝尊則多學人也而其粗繆如是後  
之學者將必有不勝其惑者矣余故詳辨之使  
學者因以有考焉

其事以此也然後其論乃定嗚呼不有聖賢者  
夫誰能使人斷其是非大然無惑乎重經書  
之際也而聖賢之論有時乎不同者則吾將誰  
適從聖人人倫之要也賢其次也

學香因以有未讀... 久學香辨必有不... 無以責其... 平此以胡... 學香因以有未讀... 久學香辨必有不... 無以責其... 平此以胡...

孔孟論管仲異同論 佐藤 坦

從來論人折衷諸聖人賢人之言而後能無差  
謬也已聖人曰其人為某事是也某人為某事  
非也賢人曰聖人之是某事以此也聖人之非  
某事以此也然後其論乃定嗚呼不有聖賢者  
夫誰能使人斷其是非決然無惑乎重輕毫釐  
之際也而聖賢之論有時乎不同者則吾將誰  
適從聖人人倫之至也賢其次也寧違賢而從



聖邪其違賢而從聖者是重聖之名而不敢違  
之輕賢之稱而不究其實也若此而能無差謬  
乎故於聖賢之論之不同者則應不肯以重聖  
輕賢而為違從必求其所以不同之故究之而  
後已或考之所處之地或參之所遭之時或即  
言而繹其意或離言而求其志其初所疑以為  
異者終歸於同然後為得也吾嘗疑孔孟論管  
仲之不同也久矣孔子之言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與管仲而及桓  
公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蓋其與之也至矣孟子  
舉曾西之言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鄙管仲而及  
桓公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其鄙之  
也甚矣夫孟子之於孔子平生不惟不敢間然  
而又推以為所私淑而願學焉則其旨固當決  
無異同矣而今其不同若此此可以不深究其

故乎因取孟子之書反覆讀之至曰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而後始若得其說者夫言行一也  
君子之行以地而異者既多有之則其言也不  
有亦以地而異者乎當孔子之時雖周室已衰  
而天下猶知有王道自子路子貢之徒皆鄙霸  
術而其視管仲也卑故孔子與其功而進之孟  
子之時天下惟知有桓文而不復知有王道雖  
公孫丑萬章之徒猶慕霸術而其視管仲也高

故孟子鄙其志而退之而管仲所處則未始不  
自如也今夫一尋之木有一人焉刻其三尺而  
謂之中也則我將曰求乎中與也而進之又有  
一人焉刻其五尺而謂之中也則我將曰求乎  
中高也而退之夫其一退之一進之期乎中焉  
而已何以異於此哉假使孟子居於孔子之地  
則其言未必不如孔子而孔子居於孟子之地  
則亦必同乎孟子之言矣所謂易地皆然者歟

況乎孔子所與在於功而不在於志孟子所鄙在於志而不在於功則其旨固已歸於一也抑又孔子不曰管仲之器小哉乎孟子不曰桓公之於管仲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乎則孔子未嘗專與管仲而孟子亦未嘗偏鄙管仲也而又奚疑哉夫如是而後其初之疑於不同未始不歸於同而聖人賢人之言若合符節也夫若揭日月而並行也夫

子聞韶忘味論

柴

升

論者讀三月忘味章而疑於正心鑑空衡平之論不是唯不通鑑空衡平之說并不知聖人之心也彼謂若使屑屑焉事規矩繩墨之間安有從容自在之妙哉是不過視鑑空衡平為拘迫牽率之事聖人之心為蕩蕩茫茫不知所底止而已噫何不思之甚也夫所謂鑑空衡平者非謂不可以善不可以怒不可以哀不可以懼塊

焉守一物而始得也均然而平衡之體也稱為  
銖為兩為斤為鈞積至千萬石不失毫忽正其  
平之所以行也瑩然而明鑑之體也照為妍為  
醜為長為短累至千萬狀不遺纖悉正其明之  
所以行也人心之妙亦猶如此湛然虛明其體  
也動為喜為怒為哀為懼千酬萬酢莫往而不  
可正其虛明之所以行也噴飯而當理固不害  
為笑也裂眚而當理固不害為怒也泣血而當

理固不害為哀也唯聖人理與心融液為一混  
合無間下聖人一等不免判為二不免判為二  
故動焉有可循之跡言焉有可指之實人猶得  
察所以然之故至心與理一者則人徒見其巍  
然而高蕩然而大流動變化神妙不測而已其  
所以然者固不易得而察也非彼察乎外而精  
乎內觀乎表而知乎裏者何足以知之善書者  
之於書縱橫變化常疑於無法善棋者之於棋

開闔出沒常疑於無機若遂由其疑者以為真  
無法無機雖兒童必知其非今者論者之論聖  
人無乃類於是乎故哭而慟是不容不慟而慟  
雖慟平空乎體未嘗不存也三月忘味是不容  
不忘而忘雖忘平空之體未嘗不存也惟其體  
存益有以見用行唯其用行益有以見體存使  
鑑衡而不平明何以能稱物照形乎以三月忘  
味而疑於正心是猶見物之在衡疑衡之不平

見形之在鑑疑鑑之不明豈非惑之甚乎

此章聖人爲子貢多言而發子貢天資甚高故  
其所見常高而所行或疏是所以致此惑也  
子成德出衆之名先行其言云者行其言可謂  
也而彼從之云者謂其言必從於既行之後而  
不從於未行之前也此章之義發然明白此外  
別無餘蘊知愚可共知賢不賢可同行而爲聖  
賢者亦不過於此外然則學者可不務其

子貢問君子

松崎明復

此章聖人為子貢多言而發子貢天資甚高故其所見常高而所行或疎是所以致此答也君子成德出眾之名先行其言云者行其所可言也而後從之云者謂其言必從於既行之後而不發於未行之前也此章之義粲然明白此外別無餘蘊知愚可共知賢不肖可同行而為聖為賢者亦不過於此外然則學者可不務明其

說而體諸身乎哉其不佞從事於此久矣固陋  
之見雖未得其萬一然講習學者事業請與諸  
君辨之孔子嘗曰有德者必有言是謂道德積  
于內而文辭必見于外譬之湧泉其源雖微其  
達不可已焉又曰有言者未必有德是謂事文  
辭於外則道德朽於內譬之行潦其勢雖大其  
竭可立待焉然則行先於言者湧泉也其源雖  
微也必自達之道也其終歸君子而已矣言先

于行者行潦也其勢雖大必自竭之道也終歸  
小人而已矣願與諸君平日體認此言寧為湧  
泉之小而勿效行潦之大而已矣

聲是以雖勝於外而德也苟有召而將用焉  
者則將欲之其極極乎四方而後難忍鐵斯人  
之徒與而似為佞者獨憂道之不行而欲除其  
憂也然則何如斯可以除聖人之憂乎若夫  
子之志則不足以除憂矣曾點子曰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如斯則可以除憂也蓋人之在世也夏雲興則暑秋風至則悲冬霜降則寒其陰陽也疾病也事故也其憂不可勝數也乃其無憂也一歲其有幾何唯暮春三月則離寒暑風氣和暢草木榮芬禽鳥鳴吟可以消百憂也當此時乎服單袷衣長幼相攜浴乎沂之溫泉風乎舞雩之樹下詠歌而歸者無一毫憂而與人

俱樂也曾點乃欲恒是樂而已然則何如斯可恒是樂乎斯必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之以德政人民和睦上下無怨而後可以恒是樂也於是乎將初除聖人之憂矣故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是斯曾點之言與從遊於嶮山時顏子之言其志契合矣若彼宋儒曰曾點之學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最可笑矣夫



言其不可測之狀夫既不可測則謂有聲臭亦可也  
可也可謂有矣可謂無矣不可謂有也不可謂無也  
是以聖人畏敬而難言可議何畏之可測何難言  
然則天竟弗可窮乎曰議者天之一德自誠明其究  
或得故曰議之者人之道也後儒曰天理而已吁理  
則理矣然至其妙用運移幽微精密處則蓋雖聖亦  
有不易窮者况乎我姑議其可議而畏敬奉之已矣  
易曰乾元亨利貞

此亦纔言其四德非此而盡之也

論天二

君子慎獨而勿自欺者以我知之即人知之人  
知之即天知之天之與人一氣而無二也乃章  
々之罪人得而戮之冥々之罪天得而誅之豈  
可不畏而敬乎敬故慎獨畏故勿欺或有若為  
之無報致之無應天未曾知之者徐而察之不  
應於其身則必報之於子孫孟子曰莫之為而

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顧豈有無為而為莫致而至者乎為與至之所由自冥冥中來而應報之遙或若莫為而為莫致而至爾故又曰有百世子孫王者必起是亦議其可議而使入彊為善耳宋儒論天言有理而有氣我伊子駁之言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譬如版作匣氣自盈于其內而自生白醜又自生蛀蟬此自然之理非有理而後生斯

氣也予謂安知生氣之理不既已在於合版之初有匣則氣從生焉無則氣亦無要有斯理而生斯氣而斯氣而生斯理曷知其前後陋矣先儒前後論之

論命

寺門良

命出乎天亦不可思議也曰死生有命是若定於有生之初者曰惟命不于常是若隨今日之為而動者曰顧諟天之明命蓋兼定動而言今夫種一善則一福實播一惡則一禍稔是動也種之而不實播之而不稔是定也斯知定原由動來而動亦由定出於是乎不得不推之推之而推到于天地開闢之始而天地之開闢竟歸

乎無始無終則其推亦卒至於弗可推而止焉  
豈不不可思議與或問然則所謂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者何如曰聖凡同人也可知之理則有  
而知之則難矣其未知之脩身俟之順受其正  
是亦知命者也未窮其源無害於為君子矣

論仁

寺門 良

子思子曰仁人也孟子曰仁人之心也人之所  
以為人之道謂之仁而所以為人之道廣矣大  
矣非言可悉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曰孝曰敬並是  
仁之作用總言之則仁已矣故曰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孝而子可以為子弟而弟可以為  
弟子而孝是人之所以為人也慈亦然信亦然

其用廣大况變之所在豈得悉焉乎殷有三仁  
焉三而一一而三也博施濟民堯舜猶病已欲  
立而立人子貢可能達而湯武施之於天下窮  
而夷齊行之於身心上之仁顏子亦不保之於  
三月之後事上之仁管仲猶能之於九合之日  
克已而天下歸仁是仁之大所其言之詎是仁  
之小所陳文之潔子西之忠槩而言之亦仁也  
其大包天地其變括萬事學者須照分隨時大

小深淺盡其用也人之所以為人稟諸天地而  
為心子思略謂之人子輿精謂之人心仁之解  
盡焉何須後儒煩說

孟懿子問孝說

藤澤東暎

所謂無違諸注家或以係理或以係禮蓋以下  
文有三以禮之言為此解也雖然問孝之對而  
直曰無違以敬不違例之不得不係親之志也  
故物子獨為無違於親之志無違二字雖穩當  
下文相礙余疑之久矣偶見大全所引左氏之  
文始如有得乎此者因閱本書昭公八年曰九  
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



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倮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飴余口其共也如是滅孫紂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使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由此觀之懿子之事夫子本在學禮而實出僖子之遺命則所謂三以禮即其志也懿子心不忌其親之志故纔曰無違則契于胸中不待詳言夫子以告樊遲特博樊遲已記者並錄之以下文明上文已而諸家皆謂夫子恐懿子未

達故語樊遲以發之懿子亦門人苟可語則夫  
子親語之何必借樊遲之口且不見其徵故不  
能從之至其為僭禮之家則誠如諸家所言懿  
子果能無違僖子之志其僭庶幾得止矣乎物  
子曰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乎今也  
左氏之文可以充此章序矣

論語之旨三曾愈本下業廣  
學與習對言則學以效人者言之習以熟於已  
者言之與專言學者異矣蓋孔子一生居業七  
十子所從事與二十篇為後世所以亶亶唯是  
學而已故朱子因開卷專抽出學字曰人性皆  
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  
以明善而復其初也首原當覺之故次示學之  
之法終要為學之功兼學習包知行統說全體

與本文學習對言者意義自別學者當以一部  
小大學視之凡若是等漢唐以來註家所未有  
宋諸先生創造此法讀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學習二說皆以知言之時習之則將行之  
者在我而無難卽纔見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之  
意  
聖語三節以先天待對玩之有太極兩儀之象  
以後天運行玩之有三層遞進之象朱子先天

程子後天今色

仁之發於慈愛惻隱者梁惠齊宣猶能悅之仁  
之存於剛毅木訥者非實體認之者不能知之  
故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者

與本文學習對言者意義自別學者當以一部  
小學規之凡若夫漢唐以來註家頗亦有  
宋諸先生創造此法讀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學習二說皆以知言之時君之則將行之  
者在我而無難即見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之  
無言其與東晉謝靈運詩云一坐長青  
聖語三節以先天待對玩之有太極兩儀之象  
默待於運行玩之有三層遞進之象朱子先天

### 巧言令色

仁之發於慈愛惻隱者梁惠齊宣猶能悅之仁  
之存於剛毅木訥者非實體認之者不能知之  
故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者經曰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必用以字成之其法可知  
也雖有音義紛紜之說文理確不可易

姑蘇子曰味言今色之非二限味之  
之存也細燦木信者非實體隨之者不論味之  
二之發也燕與同類者采惠齊宜斷論於之二  
言今色

三省

三省之三說者以為下文所省之三者誤矣若  
然使所省者或二焉或四焉亦將以二省四省  
言之乎是不成文也事先揭數而言之者經曰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必用以字成之其法可知  
也雖有音義紛々之說文理確不可易

時治城郭溝渠官廨之類用民之力豐歲不過  
三日然至軍旅會同之役不可豫計軍旅之作

此經音義：之結文野豁不可易

子以四結文於忠計必用以字為文其去可味  
言之平具不為文也事去斷壞而言之者豈曰  
然則內皆皆短二黑短四黑亦併以二首四首  
三首之三結音以為不文而音之三首結音哉

三首

王重道千乘之國世科效錄終於變法世禮

孔子論治國之要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夫  
既愛人稅歛必薄之刑罰必省之凡其所以愛  
養庶民者亦應無所不至焉而又特以一言益  
之曰使民以時何也蓋上之取於下布帛泉穀  
各有數量獨用民之力不可制其數古先王之  
時治城郭溝渠宮廟之類用民之力豐歲不過  
三日然至軍旅會同之役不可豫計軍旅之作

衆母過家一人然田與追胥竭作者亦無定數  
迨李唐氏兵農已判民不服師役故用力歲二  
十日而有事則加役亦其勢也故春秋時作師  
旅於其母過家一人者必慮其勞弊土功之事  
於其不過三日者苟失其時必書之策以垂誡  
後世聖人之於民惜其力者如是雖李唐之制  
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猶有先  
王重民力之意矣世降政衰繇役繁起城郭溝

渠經常之役无無限制而師旅田獵之外大者  
師行糧食小者比徵檢踏官吏之輒遍於里巷  
其財力皆資之於民古人有言曰一日不作百  
日不食起一人之役百畝不舉播種之候收穫  
之時所以應風雨霜雪之變機會存於頃刻而  
豐歉飢飽繫焉猶不暇顧起而服畚築運輸之  
事往來宿頓動經數日耒耜廢於中糧資費於  
外其傷誠可恤焉今天牧民之吏犯其則例斗

粟尺布私賦之民必坐贓論之至於役則從意  
起之無敢言其非者不唯不言其非非此上或  
視以為不共下亦自視以為不勉其弊至乎公  
起民丁私供權貴塗有眚怨惡之聲官吏恕  
焉不顧稅歛雖薄矣刑罰雖省矣欲本之不蹶  
國之不病得乎聖人以時一言其有豫知千載  
之後也歟

河成爲政以德字其間神聖卷餘語無不  
清儒具英父子著四書集註定本辨四書章句  
附考辨達安祝氏附錄之不知有定本與新安  
倪子輯釋之承附錄胡氏永樂大全之勦襲輯  
釋而後世坊本之所以非後改本者甚詳謂爲  
政以德坊本註德行道而有得於心據語類及  
胡雲峯四書等書謂行道而有得於心初改本  
如此後改作得於心而不失因辨陳定字倪士



毅之謬其論精當可從矣按德有以脩爲言者  
有以性有言者有不判修爲性有以得於心言  
者據於德以脩爲言上文云志於道下文曰依  
於仁道德遞串成義故註接上文云德行行於  
道而有得於心者也翻宋本作德者得其道於  
心而不失之謂也可謂鐵案若爲政以德不分  
修爲性有以有得於心言之其所爲卽其所以  
何必挿行道二字於其間乎學者於經旣無所

疑旋就傳註紛爭訟或頑舊見遷就自便非  
善學者

聖人志行恰合古者外學之年則古者人不必  
皆十五入大學十五入大學之說出於白虎通  
然是太子之禮王子以下則異矣註古者去與  
不講可也儀禮經傳通解收大戴禮保傅傳曰  
古者王太子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爲履小節  
爲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爲履大節爲註曰一

教之謬其論精當可從矣按德有以脩為言者  
有以性有言者有不判修為性有以得於心言  
者據於德以脩為言上文云志於道下文曰依  
於仁道德處事成義故註接上文云德行行於  
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姚宋本作德者得其道於  
心而不失之謂也可謂鐵案若為政以德不公  
善學德有以有得於心言之其所為即其所以  
假效檢律造字辨信所擬想標標詁便排

早知者有五而志於學曰十五歲出郊外學  
周衰學校之政廢孔子未必十五入大學若謂  
聖人志行恰合古者升學之年則古者人不必  
皆十五入大學十五入大學之說出於白虎通  
然是太子之禮王子以下則異矣註古者云  
不講可也儀禮經傳通解收大戴禮保傳傳曰  
古者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  
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一

本無王子字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  
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  
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  
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  
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  
八入大學者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  
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

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  
今按虎闈見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  
保氏掌養國子守王闈一作虎門者非是  
漸其自言進德之序為學者立法耳朱子闈  
爭之因明謙詞之義然後聖人始為吾無隱于  
汝也予謂二程之後無朱子則天下之學變為  
金鈔姚江古人於其所師之道如此

本無五子字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  
宮之東者東塾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  
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五始入小學見  
習節而踐小表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  
表於堂者國子在堂闈之於堂門者非長子也  
今新承闈其謂新始也居堂門之於堂闈字象  
皆從木學書信音韻必聯曰可然字象從木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

程子之學主知而包行如學而首章二說亦可  
以此意求之既主知故謂聖人生知無積累之  
漸其自言進德之序為學者立法耳朱子問：  
爭之因明謙詞之義然後聖人始為吾無隱于  
汝也予謂二程之後無朱子則天下之學變為  
金谿姚江古人於其所師之道如此

金礦故云古人欲其所以之直也此  
亦孔子語二語之辭無未子問天下之學變為  
爭之因即藉信之義然於聖人故為吾無與于  
衡其自言斯斯之氣為學皆立去耳未子問  
以此意求之猶主味姑聽聖人生味無蘇累之  
歸子之學主味而曰於味學而首章二語亦曰  
賢人之學正而志欲學

錯諸枉

以諸為衆沿古註以句法求之似不穩當然子  
貢嘗聞此語為樊遲解之曰舜選於衆舉臯陶  
則不仁者遠矣是諸衆也之明證陳善之一端  
但其戰栗之言毫微之間有忤于仁者之本心  
此其所以取責歟



此其所以須責也

則其輝采之言臺燦之間首并于二者之本心  
則幸非若以委婚之義未必不為刺善之一端  
則亦惠首與各培善之端非必幸非安自衡會  
文贊赫東東辭以告與習與其各以心與當

對月輝采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夫仁精論之非聖賢不能盡粗論之雖衆人可  
或一至故上文既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斷然言  
其無不可能者使昏愚之人亦無疑於其力之  
當用豈又論力不足者之有無再出不決之言  
使人費計較論量於氣質之間邪竊意蓋有之  
矣承章首未見句謂天下之人多矣好仁者惡  
不仁者或當有之但我未之見也聖人恭謙如

此二皆短當首之則於未之具也聖人恭簡  
矣本章首末具向歸天下之人多矣故二皆惡  
外入費信輝備量欲廉實之間深察意蓋首之  
當用豈又備之不足者之首無再出不失之言  
其無不可辨者於會愚之人亦無疑於其人之  
短一至如上文猶曰於未具之不足者猶然言  
夫二辭備之非聖賢不辨盡歸備之歸衆人何  
蓋首之矣於未之具也

### 觀過斯知仁

人情於人之過徒見其過唯仁者於人之過中  
知其仁是同理之所感觸非待思索始得之過  
中之不仁固可推知然本文未想到此一邊曾  
子曰忠恕而已矣天地萬物之理一本萬殊之  
說不一語出諸口恐其難曉也今吾輩以曾子  
之所難言鑿之辯說子弟以門人之所難聞味  
其問難欲學者之不趨虛薄可得乎思之爽然



此二書皆當有之也於未之見也聖人恭維  
其本意言未見而歸天下之人之矣故以香  
外入者信知倫量之居實之間深察其意  
曾子重又論之不足矣之旨無再出不然之言  
中之不二固可証矣然本文未明陸此一畫  
味其以具同野之世意顯非卦思索故野之畫  
入辭於入之畫於其其畫則以香於入之畫中  
贈畫其味以未之見也

一貫

使曾子說一貫之旨其意義道理必有詳且切  
於吾輩之所講者使門人聽一貫之旨其啓悟  
受領必有實且深於吾輩子弟之所聽者而曾  
子曰忠恕而已矣天地萬物之理一本萬殊之  
說不一語出諸口恐其難曉也今吾輩以曾子  
之所難言鑿之辯說子弟以門人之所難聞喋  
問難欲學者之不趨虛薄可得乎思之爽然

自朱明鑿必學者之不誠或可於平思之爽然  
之內鑿言鑿：辯信子來以門人之內鑿聞知  
信不一語出信口以其鑿與也今吾輩以曾子  
子曰忠於西已矣天此萬物之野一本萬極之  
多歸必有實且影從吾輩不務之內鑿者而曾  
從吾輩之內鑿者對門入鑿一貫之言其容對  
於曾子始一貫之言其意義直野必有信且也

一貫

自幾幾諫藉華章學香夫以藉華為心吾疑之  
童少時虛心誦讀有似了其大意者後來據傳  
註改守講法而心竟不自安書貴自信斯心不  
可遽拋如幾諫章本意為孝子情切者恐至於  
佛戾而發之非為憚怒急已忘親之過者而設  
之又敬而不違謂初間固敬而幾諫諫而見不  
從則易至於佛戾故又悚然起敬姑不違其意  
也勞而不怨謂姑從親之命勞身於其事不敢

致怨於不從也其言固與內則相表裏敬而不  
違內則所謂起敬起孝也勞而不怨內則所謂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也內則以全文示幾諫意  
嫌於憚怒息已故中間插悅則復諫寧孰諫句  
此章首幾諫二字既包悅則復諫等意故下雖  
戒弗戾一邊文意各有所向不可牽合予謂子  
諫父母出於不能已論語中所以纔一及之也  
自孝經列諫爭章學者先以諫爭爲心吾疑之

久矣 子路請禱

或問子路請禱朱子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  
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謝鬼神之神  
怒也余疑此言大病者自禱者有過則當悔有  
罪則當謝亦本心所當有也臣子迫切之至情  
初不請禱者而行禱者豈謂君父罪過之有無  
而後從事乎理當或述功德或訴哀痛以求  
鬼神全勝曰乃命帝處敦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致怨於不從也其言固與內則相表裏敬而不  
違內則所謂起敬起孝也勞而不怨內則所謂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也內則以全文示幾諫意  
雖於憚怒息也故中間指說則復諫寧孰諫句  
此章首卷諫二字既包悅則復諫等意故下雖  
戒拂戾一邊文意各有所向不可牽合予謂子  
諫父母出於不能已論語中所以繼一及之也  
以參經列諫等章學者先以諫爭為心吾疑之

### 子路請禱

或問子路請禱朱子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  
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謝鬼神之譴  
怒也余疑此言夫病者自禱者有過則當悔有  
罪則當謝亦本心所當有也臣子迫切之至情  
初不請病者而行禱者豈問君父罪過之有無  
而後從事乎理當或述功德或訴哀痛以求救  
鬼神金縢曰乃命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周公為武王禱者如此子路為孔子禱可得而知焉然而當時子路請之夫子既聞為已禱則其禱也為夫子自禱故言平素不負天地鬼神無過可悔無罪可謝也子路欲為夫子禱請之則失矣然亦見忠信光明之氣象此心可以交鬼神觀過而知仁信矣

侃、閻：

剛以臨下柔以事上似小人之狀情世之小自好者皆知反之而聖人不然何也上官腴肥暗韋左右遷就而在下者無所持循下官強勁訐直守偏遂辨而在上者無保其權是衰亂之道也君令臣從父訓子順人倫之常經先以諫正秉心非臣道之本體況孝子之事親不可以諫爭居諸心也必矣

曾點之氣象高矣然見其文理有所不密當問  
哂由之故夫子明以其言不讓告之曾點不曉  
再三問猶尚不知非為國之取哂殆類乎浮躁  
之人蓋其鄙事為之心橫在胸間聽不思聰所  
致也嗚呼吾於此章又見夫子之裁狂簡也當  
曾皙問三子者之言夫子一則曰國二則曰諸  
侯三則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言其才能

浴沂

浴沂

曾點之氣象高矣然見其文理有所不密當問  
哂由之故夫子明以其言不讓告之曾點不曉  
再三問猶尚不知非為國之取哂殆類乎浮躁  
之人蓋其鄙事為之心橫在胸間聽不思聰所  
致也嗚呼吾於此章又見夫子之裁狂簡也當  
曾皙問三子者之言夫子一則曰國二則曰諸  
侯三則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言其才能

皆能適國家之大用稱許鄭重使彼嗻然自得於事為之外者肅然斂其高邁超舉之氣沈思默省有識道之無所不在以用力於實際哲之學其所成就雖不可得知以其有子之如彼推之豈夫子抑裁之功能納之中行施及家庭間曾有薰陶其德性者與不難言之曾與不與曾與之廉譽高矣然具其文野肯放不密當問

欲代

與之粟九百大槪清崇欲見聖人之用財湏觀其妙用所在矣欲知古文之用心湏察其關捩所在矣此章聖人之妙用在薄於子華而厚於原思而文之關捩在君子周急不繼富一句也蓋子華之為富肥馬可以乘輕裘可以衣則其使於齊行李立辨何必繼其有餘哉故曰不繼富原思之為貧蓬戶不完華冠緹履則其一旦為之宰苟非周其不足

何以能得奉職哉故曰周急夫九百之量雖不可考然九既為數之極則可謂之厚不可謂之薄者故原思亦得辭其多而夫子又告以鄰里鄉黨可相周之義則無往而非妙用耳設令九百之為常祿則原思辭之殊為無謂何則君子之仕不得其職則去今獨受其職而辭其常祿天下寧有此人哉且夫宰祿九百經無明文何以證其果為常祿竊以事理推之宰固為大夫

之家屬則不必有一定之祿其應人之貧富計宜與之亦未可知也張子乃謂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夫以常祿與人亦常人之事耳安在其為聖人之用財則其可見者果何所指



何以能得奉職哉故曰周也夫九百之量雖不  
可考然九既為數之極則可謂之厚本可謂之  
薄者故原思亦得解其多而夫子又告以鄰里  
鄉黨可相見之義則無往而非效用其說合九  
矣亦其然乎人之用規與其石俱香俱尚亦計  
聖人之用規與夫以常新與以亦常人之專其  
宜與之亦未可味也則子亦能計其二香和俱  
以香與頭不必有其一矣亦新其熟入之實信

如有所立卓爾

大槻清崇

余嘗自立解經之法數條其一曰以本經證本  
經若夫喟然之嘆是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而  
程朱諸賢之解之亦以其所得驗之也則吾儕  
淺學烏敢容喙但所謂以本經證本經則如有  
二字竟似未得其解者本經中如有復我者如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如  
有王者如有用我者之類悉皆假設之辭未嘗

有一處以如之解者則此章如有二字仍解為  
假設之辭前後一例看似亦無不可蓋顏子之  
意謂吾夫子循循然有次序以善誘導人先博  
我以文然後約我以禮是以欲罷而不能既竭  
吾才耳假如有其高自尊大所立卓爾則吾雖  
欲從之亦終無由也已唯其不然也所以得至  
此其言一正一反以明暢其誘導之妙也不知  
使程朱諸賢聞之以為不達於義耶以為得於

### 辭耶

孔門之教莫大於仁仁之至莫大於安天下安  
天下之道莫大於禮樂天下大器之禮樂大  
道之樂大道禮之大器實天下之大事業也苟  
非以大德居大任者其孰能與于此若不得其  
位則孔子之聖亦莫能言之何也然聖人於天下  
規矩一舉一動皆念及天下已則其於濟時之  
事業未嘗不汲汲乎求為之也足以其教育子

有一處以如之解者則此章如有二字仍解為  
假設之辭前後一例看似亦無不可蓋顏子之  
意謂吾夫子循循然有次序以善誘導人先博  
我以文然後約我以禮是以欲罷而不能既竭  
吾才耳假如有其高自尊大時立卓爾則吾雖  
欲從之亦終無由也已唯其不然也所以得至  
此其言一正一反以明暢其誘導之妙也不知  
儒者未諸賢聞之以為不達於義耶以為得於

曾點論 藤田處

孔門之教莫大於仁仁之至莫大於安天下安  
天下之道莫大於禮樂夫天下大器也禮樂大  
道也舉大道措之大器實天下之大事業也苟  
非以大德居大位者其孰能與于此若不得其  
位則孔子之聖亦莫奈之何也然聖人於天下  
視猶一家憂世之念不能自己則其於濟時之  
事業未嘗不汲汲乎求為之也是以其教育子

弟所以使其成德達才去虛文而就實效者亦未嘗有外乎其事業者也昔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激勵門人以實用者深切如此故子路冉有公西華皆舉其所自許以對其言的實其志直見獨曾點則異於三子者之撰曰暮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其言從容其志亦未易遽

曉而夫子喟然有吾與點也之歎孔子既就事業設問而不取于三子的實之論反與于曾點從容之言其意何在焉宋儒以為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天理流行之妙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果如斯說則孔子所與特其空理耳其氣象耳其髣髴曖昧之間耳惡在其汲汲于事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其物也親義別序信則其則也聖人治天下  
因其物立其則即其事業也所謂禮樂教刑和  
人安民正德利用厚生亦莫非物與事也唯其  
物備事立而後至治之化可致矣今其事與物  
一切置而不問漠然無為求天理之妙於事為  
之外則天下之事委靡壞墮將救滅亡之不暇  
猶何望天理之流行邪仁人之心急於濟世而  
孔門之學務實效則曾點所志孔子所與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明矣請嘗論之當是時周道大  
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禮樂制  
度蕩然掃地天常民彝泯滅殆盡其樞實有不  
可測者則當時有志之士誰不思慷慨自奮況  
於親炙孔門講究實學者乎三子之志或期強  
兵或期富國或期脩禮皆其生平之所蓄積而  
夫子教育之力使之然則其於事業必將有卓  
然可稱者然此特一侯國之政耳一材一能之

事耳若夫天下大事固非一材一能之可能為  
也不測之大患固非委瑣齷齪之可能消也點  
狂者也其傷當世慕古人之餘蓋必慨然有志  
於濟世故其言不過曰欲樂太平之樂也耳然  
當時危難既已如此斯樂豈可得邪必能大本  
既立大道既行天下又安四海無虞德澤浹溢  
于寰區無有一物失其所夫而後斯樂得而點  
之志達矣嗚呼點既有慕乎斯樂獨無志乎斯

事業哉伊尹所謂使斯君為堯舜之君使斯民  
為堯舜之民者即點之志願而范仲淹所稱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可以發明  
點之言矣然則點之所志仁人之心也所言安  
天下之事也所指禮樂之極致也抑孔子之汲  
汲於濟世其事業亦豈外乎此哉喟然之歎意  
其在斯歟意其在斯歟或曰三子所言孔子亦  
嘗許之使三子為之則皆優為之點之所言點

亦能之邪曰不能也然則孔子亦有取于空言  
邪曰使點為之則未必能為而點欲必為之狂  
者進取言不掩行正以此也點既有必為之心  
則何非實學聖人亦何不取焉由是觀之空理  
虛文不適實用者決非孔子之教自暴自棄無  
必為之志者決非孔門之徒後之學者誦法孔  
氏動以天下國家為言以狂者進取為諉既不  
適實用亦無必為之志則不啻為孔氏之罪人

亦為點之罪人可不戒哉

亦能之邪曰不能也然則孔子亦有取于聖言  
邪曰使聖為之則未必能為而點欲必為之狂  
者進取言不掩行正以此也點既有必為之心  
則何非實學聖人亦何不取焉由是觀之空理  
虛文不過實用者法非孔子之教自暴自棄無  
必為之志者決非孔門之徒後之學者論法孔  
氏動以天下國家為言以狂者進取為談既不  
流焉則人罪入河不亦恐不啻為孔氏之罪人

論語編者 大槻清崇

論語之書何人所編從來未有定說班孟堅云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鄭康成云仲弓子游子夏  
撰定柳子厚云成於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至伊  
川先生獨斷以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朱子  
既取而載之序說中則其說似可從矣然其所  
憑據特在其書二子獨以子稱一證則吾未能  
之信也何則稱曾參為子不正論語一書孟子



記孔門諸弟子皆以字獨曾子則仍以子稱之  
未曾稱子與其他孝經家語戴記諸篇莫不皆  
然可見一時稱呼沿襲如此不必其徒所稱也  
即有若亦往往以子稱之考諸孟子所載子夏  
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則出于孔門諸子一時尊稱亦未可知也由此  
觀之程子所斷恐未足為確說也竊謂從來諸  
儒視論語之書甚卑以為漫錄雜纂後人語錄

之類而不復置察於編者苦心所在所以其說  
紛紛不一定也余一隅之見視論語極高以為  
非有才有學識見卓越者決不能編次如此之  
精精密也故余斷然曰記錄出諸弟子編次必成  
一人之手但其人則未易指名而亦有可以臆  
言者蓋嘗把本經文字反覆熟誦之一部二十  
篇四百八十九章無闕文無重出篇篇相承章  
章相接如斷忽連離而又合纍纍乎端如貫珠

而上論十篇以夫子行實收下論十篇以夫子  
抱負收而未章知命君子與首章不愠君子頭  
尾相顧常山蛇勢以收結全局誠古今之至文  
天地之極觀也是豈有曾門人輩所能辨哉故  
余嘗欲求其人於當時而擬之則不於吾子思  
子而於誰之倫乎卓犖者夫不稍然也以此  
為經一或也余不聞之其懸諸語雖高亦  
似難論不若置衆於終昔者必在五行以真信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未聞信敬忠孝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敬則有功忠則足以使人懼前  
重公山弗擾以費味孔子欲使後者備行君子  
欲使自是仁類重而後知次而後知子張問  
仁子曰有費之聞以觀用次備能是也蓋於論  
者備於子張自宜微意在也蓋前章末云如有

論十篇以夫子行實收下論十篇以夫子  
抱負收而未章知命君子與首章不溫君子頭  
尾相顧常山蛇勢以收結全局誠古今之至文  
天地之極觀也是豈有曾門人輩所能辨哉故  
余嘗欲求其人於當時而擬之則不於吾子思  
子而於誰之倫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 大觀清崇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按前  
章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後章佛肸召子  
欲往自是一類章宜前後相次而忽插子張問  
仁章於兩章之間以致序次錯亂是豈出於編  
者偶然乎抑自有微意在也蓋前章末云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何解云興周道於東方  
集注依之是或然但其所以為東周者果以何  
道耶聖人胸中經綸固有不昉付度者故饒氏  
曰當時子路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  
以為之之道今聖人不曾說出難為臆度愚則  
以謂其為東周之道夫子雖固不說出然苟有  
用夫子者其豈舍夫仁而何以哉子張堂堂之  
質好大喜高至此問仁忽有默契於夫子眷眷

濟世之志故夫子不覺發露平生所抱負以告  
之也何者夫子答仁之問者多矣其以行之於  
天下言之則未有如此章之明且備者其曰得  
衆曰人任焉曰有功曰足以使人皆舉行於天  
下之功效而言是豈子張一匹夫所能受用哉  
然則編者之次此章於此乃所以為上文吾其  
為東周乎注脚又何以子路欠一問為憾哉更  
舉本經一證明之終篇首章始叙堯舜禹湯之

言中述武王之事而終承之曰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則是非舉我夫子事  
以接羣聖之後乎夫此四句其於武王之無所  
見固矣然於夫子之言則不有較然明證乎蓋  
夫子之大聖使其得志行於天下固當繼夫二  
帝三王之道而優為之編者於此不敢下一轉  
語唯就答子張問仁語中少變換字句輕輕點  
出是其微意所在益可想也今參之前章吾其

為東周乎及能行五者於天下之語而編者之  
意躍躍然無復所逃其情也若夫集注於天下  
言無適而不然恐未免牽合而後章注泛言帝  
王之道則考有所不至也讀者請詳之

言中述武王之事而終承之曰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則是非舉我夫子事  
以接聖之後乎夫此四句其於武王之無所  
見固矣然於夫子之言則不有較然明證乎蓋  
至之者何謂其信而不至也聽者言信之繼夫二  
言無盡而不流也夫未與章合而於章也言帝  
讀聖賢然無與也其計也卷扶集也其天  
為煉眼也其計也香林天下也語而語者

和而不流說 阪谷 素

萬物萬異萬異相資而不混同然後天下之用  
通矣火曰我好炎上水何者潤下彼可擊而燥  
滅也水曰我好潤下火何者炎上彼可擊而濕  
滅也則異々鬪而用塞矣若火強從水水強從  
火反性媚順喪失其職則異々混同而用亂矣  
仲尼曰和而不流和者相資之謂也不流者不  
混同之謂也久矣世之惡異而好同也惡異故

不好同故流夫惡異好同亦人之性也而大  
弊存焉推弊害之所因其唯歸於喜諂乎文人  
各有所長而相輕諂則喜矣和漢洋其學一揆  
而相排軋諂則喜矣君民兩權一而已而相忮  
憤諂則喜矣貧富相猜貴賤相嘲同業同官相  
毀且擠諂則喜矣嘗歷覽古今諂諛欺罔正議  
衰公道墜爲之者與受之者滔々淪胥身亡國  
滅由此觀之諂者和之賊流之源天下潰亂之

本歟仲尼又曰中立不倚強哉矯余有以感乎  
萬物異同之際

不知好同故遠夫... 聖存焉推察... 善有尚長... 而相辨... 慎... 萬... 本...

入其... 居之無倦章講義 原忠成

謹按子張孔子之弟子問為政之要而夫子告之者如此無倦者不懈之謂以忠者盡己之謂言二者定於身而後施之於政其寬其猛惟我所行也蓋天下之政一日萬機古之人臨之慄々危懼若行乎千仞之淵跬步之失猶恐陷於不測之底其君曰天為民而立之君我豈容逸豫曠其天以暴斯民乎其相曰君為民而為之



政我豈容荒怠廢其職以慢斯民乎君也相也  
唯民之不保是憂亦何暇縱耳目之欲哉乃推  
已而及物執道而不偷內外無間終始如一於  
是乎上有宵旰之勞而下受雍熙之化蓋有忠  
故無倦無倦故有忠二者相須而行未有不忠  
而能無倦倦而能忠者也而又推其本則在君  
相所以自任如何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其相亦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文王視民如傷其相亦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一時君相所以自  
任且勤者如此殷周治化之盛可知也觀後世  
之為政能以世道民彝自任者其幾人大抵偷  
安目前天下之大百姓之衆厚自奉以養其耳  
目此其操心以謂天為我而降之民與之國天  
下之物惟我所欲謂君為我而錫之民為之政  
百事之行惟我所為淫佚非度縱侈無已居之

而倦行之而無忠政事之弊塞民生之艱苦恬  
弗之顧於是乎大綱不張而衆目咸弛誣世之  
蠹生而其國亂矣若秦胡亥笑堯禹之煩勤而  
自賢其奢逸則謂之倦乎謂之不忠乎彼固亡  
國之主不足論耳乃若唐太宗以不世出之姿  
行卓偉之政實為英主但其居之之久懈倦之  
心漸生而其所行鮮復能盡已者是以晚節不  
終而太宗惠儲嗣之禍玄宗招祿山之亂不為

天下後世之戒者幾希則夫子之言實人君為  
政之大經而不朽之要典也豈徒謂之為人臣  
謀國者告而已哉

舟之便於水不可以行陸車之便於陸不可以  
濟水人之於材亦然矣通文者廢武達武者廢  
文得此失彼得彼失此為相而相為吏而吏為  
帥而帥為使而使惟其附任使莫往而不得其  
宜非成德達材者焉能如是哉曰成德達材如

而傳行之而無忘政事之舉廢民生之艱苦情  
而之顧於天下大綱不張而政日成弛世之  
當生而無其則亂矣若夫胡亥之熾動而  
自賢其旁遠則謂之偽乎謂之不忠乎彼固亡  
國之主不思論耳乃若唐太宗以不世世之姿  
鑄國皆告而已哉美矣但其居之之久漸倦之  
熒熒大熱而不休之變興也宜於臨之臨以日  
天下於世之休濤幾希傾夫不之言實人存焉

君子不器解 塩谷 誠 三月不

規可以圓而不可以方矩可以方而不可以圓  
準可以平而不可以直繩可以直而不可以平  
舟之便於水不可以行陸車之便於陸不可以  
濟水人之於材亦然矣通文者廢武達武者廢  
文得此失彼得彼失此為相而相為吏而吏為  
帥而帥為使而使惟其所任使莫往而不得其  
宜非成德達材者焉能如是哉曰成德達材如

何得諸心之曰德蹈諸躬之曰行習諸事之曰  
藝古以斯三者教育人材八歲入小學成童入  
大學朝斯夕斯息斯遊斯盈科而進成章而達  
四時分業三歲考功貴賤榮辱於是乎判焉此  
成德達材之士所從出也仲尼曰據於德依於  
仁遊於藝可以見矣夫六藝之與德行雖有先  
後本末禮樂合射御射御合書數而士大夫之  
事備焉仲尼入太廟每事問則講禮也三月不

知肉味則學樂也執射乎執御乎則射御也三  
千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人孔門講六藝可謂精  
矣蓋雖有德行不通六藝則材不達材不達則  
不能辦事德行體也六藝用也體待用而行用  
待體而立其不可偏廢也均矣古者士大夫莫  
不從事於斯德成材達而後仕是故爲相而相  
爲吏而吏爲帥而帥爲使而使惟其所任使莫  
不得其宜也故曰君子不器後世教養之政不

修六藝之法不傳禮樂廢缺文武異科章句文  
辭之學行而德行才能之士鮮人材之不及於  
古亦何怪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德行在己顧  
力行何如耳六藝雖不傳要合文武兼書數酌  
其宜而適其中庶幾乎不失古法之意也歟

匹夫不可奪志論 士井 格

既謂之志則自不可奪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  
蓋夫志之爲物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爲而不  
成無所願而不逐小可以變而爲大微可以積  
而至著聖賢之爲聖賢豪傑之爲豪傑凡百技  
巧之能爲凡百技巧此皆由其志爲之耳是故  
趙王之威無以奪羅敷之操王莽之暴不能有  
加於龔勝之節我獨怪後之學文武技術者漂

汎漫濫無所歸宿姑蹈前人故步依樣畫餅斯  
以爲志東隣之子挺劍搏鬪則我亦披髮以趨  
之西隣之子讀書講道則我亦挾策以從之徒  
觀其一二年間之所爲踴躍奮迅誠如有志於  
其道者俄而形疲神倦往往物未來奪而我自  
放失之也其較可者則又左支右吾拋擲歲月  
僅一蹉跎乃卒於不振噫是豈足以爲志哉故  
曰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所願者吾黨之士各

察已之質果以爲不可成則雖有小似可成者  
決然割棄不敢染指果以爲可成則雖有小似  
不可成者猛然進取寢食以之則十年內外其  
可觀者自將不可測也誠如此陰陽不能賊其  
志戈兵不能傷其志雷霆不能蓋其志虎狼不  
能食其志水不能流火不能焚土不能埋其斯  
以爲不可奪之志乎

況漫濫無所歸宿姑歸前人故步依樣畫餅斯  
心猶不有隨之志操劍揮關則我亦披髮以趨  
指身其志不謂其志不謂其志不謂其志不謂  
法其其不指其其法雷震不指蓋其法其其不  
有指者指不指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不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依然情稟不煩榮枯果以爲何何何何何何何  
陳勿忘噴嘿以爲不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蓋若 剛毅木訥近仁論 土井 格

木訥而不剛毅者有矣未有剛毅而不木訥者  
也是以論語言剛毅乃接之以木訥仁而不近  
剛毅木訥者有矣未有剛毅木訥而與仁遠者  
也是以聖人言剛毅木訥乃斷之以近仁且夫  
天下之物未有不有理者有陰必有陽有寒必  
有暑其於人也有剛毅木訥則必有巧言令色  
故先儒說論語學而子路往往對証以明之是

理之至當無可置喙者而吾竊以其說爲未盡也蓋吾嘗讀論語覘聖人論人之意大約並舉仁知以立之準故仁以基之知以翼之知也不基之以仁則其事不足以有成仁也不翼之以知則其功不足以覃及一仁一知相扶以成其用故將辨剛毅木訥之近於仁則多聞多見之近於知亦不可不論也孟子云聖人豈不欲中道哉必不可得故思其次孔子云聖人君子吾

不得見之得見其次斯可也然則剛毅木訥不亦仁之次乎多見而識之不亦知之次乎知可以翼仁則多識亦可以扶剛毅寧唯可扶而已哉非此則無以成其剛毅也何以言之若漢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之不學無術皆世人所指以爲剛毅木訥者而其興劉廢呂之功則助之以多知之陳平與多識之陸賈酈寄而後太尉可以入北軍矣方昌邑之廢霍光遲疑未敢有



發而田延年引古義以獎之而後其議始決由是觀之人非剛毅不足以有爲於天下而剛毅不得多識之人無以自發其果決信哉仁知相須以爲用也譬之用藥則有君臣佐使之別譬之用兵則有奇正先後之別今也舉其一以遺其一知君而不知臣知正而不知奇輒將舉毒之害人以證藥之利人舉食之養人以證兵之傷人是何言也然則巧言令色與剛毅亦訥其

相反固不待人言而吾又何必徵之吾又嘗說論語曰仁者似山知者似水各就其所似而樂之今夫水之爲物性潔質清流動而不定以滋萬物以調飲食通舟楫利灌溉一日不得則性命係之然而滔天襄陵之害往往至於不可測而山則鎮然以靜不移不動言其有功則長草木而止耳然而言其害則千古未之嘗聞豈若水之汎濫洋溢不知其所際哉是以剛毅亦訥

之人外雖無可喜而其實皆可取多聞多見之徒一跌或能亂天下是不可不察也

而山傾雖恐心精不殊不慮言其有以慎其章  
命將之然而欲天莫測之害於卦怪亦不恒  
萬味以隨身益無辭除數雖一語不疑慎對  
之今夫木之為味對寒暑而不可不察也  
齋語曰言者心之跡也言者心之機也  
慎其言固不科人言而吾又何必辯之吾又嘗謂

而吾在孔子似不能言者解 士井格

所謂似不能言者非以其慎默寡言為似不能言也唯其聲吐不高用意委曲終日開口而人不厭其言氣降容和殆與鄉人之不能言者相近也蓋聖人之用舌也猶良將之用兵一雌一雄因敵變化故以一孔子而夾谷之會則大聲如鐘朝廷便便鄉黨恂恂豈有他哉其所與言之人殊也嚴君平雖賢德不及聖人者萬萬及

其行卜猶能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今以孔子接  
鄉人其何能無一言於此其言孝言慈言弟言  
愛意必唇不暫合而筆不暇記也如是而旁觀  
之徒猶指以爲似不能言者此則聖人用舌之  
妙也嗚呼一聖人也對不能言者則似不能言  
者對能言者則亦必能言以對君子則能爲君  
子之言以對小人則能爲小人之言言似其人  
而吾道無不周流於其中故以是對聖人乃始

見其爲聖人其變化不測可謂神龍弗是過也  
彼其猶龍之嘆獨於老聃乎發之豈贊聃乎抑  
其自贊乎

之於語前非不存之於語後雖然量力揆德擇  
其可說不宿考語焉則後也小子何得謂者無  
幾而天下大異生而之流樂一切將以不識不  
也於其大知彼漢之無益也故必有鯨人之氣  
於幽行於而十集浩賦之楚片詞決獄之奇

其行不猶能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今以孔子接  
鄉人其何能無一言於此其言孝言慈言弟言  
愛意必厚不暫合而筆不暇記也如是而旁觀  
之徒猶指以為似不能言者此則聖人用古之  
妙也嗚呼一聖人也對不能言者則似不能言  
其言贊乎者則亦必能言以對君子則能為君  
於其辭請之如斷然決然乎終之豈贊與乎休  
復其為望入其變亦不偶而信辭請與長盡也

子路無宿諾解

土井 格

火宿之則死湯宿之則滄酒肉宿之則酸以敗  
夫諾亦何可宿哉古人所以能無宿諾者蓋慎  
之於諾前非不宿之於諾後雖然量力揆德擇  
其可能不宿者諾焉則後世生小子所得諾者無  
幾而天下大事生民之慘樂一切將以不諾了  
之於是又知徒慎之無益也故必有兼人之氣  
於胸行行於面千乘治賦之勢片詞決獄之奇

九夷浮海之勤暴虎馮河之逼能挺身以就之  
而後戒於宿而後慎於諾纔爲詣之至高者已  
諾主也求客也客常不足主常有餘然後可以  
有諾商人唯不足故諾之權在主顧主顧不足  
諾又將移商人以此例之苟道義之資不足以  
權事務而此身猶未能無求于世則諾且未能  
烏能無宿哉

子欲無宿哉鳥宿之限食肉宿之限

無友不如己者解 土井 格

古云能自得師者王夫旣曰自得則其人未必  
具師德吾能取其所長而師之云爾今之君子  
苟能以此意取友則其所取者非友也卽師也  
諺曰擇婦難於子都是善喻也子都旣美美於  
子都者愈不多有故爲子都擇婦則難於他之  
醜者也取友亦如此我旣賢則賢於我者愈不  
多有故論語此句在庸人蹈之未甚爲難而君

子特以為至不易之行者無他一箇已字因讀  
者而輕重故其不如之人亦隨之而多寡也寡  
則難多則易古來唯有志之士乃能歷其易而  
臻其難洵為可頌也嗟夫與騎士駢行不期疾  
而疾與蹇者同步不期徐而徐孰謂朋友賢否  
無關於吾德乎其附與而相之云爾冷之源能  
古云難者難者王夫之曰自其限其人未必  
無文不咬已皆難 土井 啟

思無益說

有一定不能移者有千歲不可毀者有一成一  
毀一可一不可者有無有則已有則雖有小乖  
違不肯為之中改者有不失則不得愈失而愈  
得者有如汗之出必不得反者有勢所必至者  
有直往而不回者有小道而可觀者有可悲者  
有可笑者一定不能移者性也千歲不可毀者  
名也一成一毀一可一不可者世俗之是非也

無有則已有則雖有小乖違不肯爲之中改者志也不失則不得愈失而愈得者學之業也故爲學者必以不思爲貴如汗之出必不得反者政之體也故爲政者必以思爲歸勢所必至者於學失之於思者其於政必失於不思也直往而不回者歲月日時也小道而可觀者諸子百家也可悲可笑者有其志而無其術也今以一定之性將成千歲之名破世俗之是非立不改

之志不出愈失愈得之術而徒懷汗出不反之慮視學猶政思之思之又繼思之絞心緘賢月企以取長悲夫歲月往而不回昨童今白俄頃相代而於道無所得矣於名無所成矣其愧于諸子百家曲藝之徒也萬萬矣可不悲哉且世之無志者竟於無成彼蓋以無成爲志耳故其骨朽名消吾猶謂之得志者也乃固不須爲之致悲特其有志而無術混政與學而一之欲以終

日終夜之思博千歲不朽之名者此為可笑也  
作思無益說

無功者竟無功如蓋以無功為法耳姑其骨  
平言來由甚之於世萬萬莫有不悲憫且世之  
於而徒查無所計矣亦無所始矣其則不  
取即身悲夫為日終夜不迴和童今者謝則  
廣縣學士思之思之又營思之德也然則全  
之法亦出於心矣夫論者之論而後對年拙亦及

不患人不知說 士井格

聖知聖賢知賢君子知君子小人知小人物之  
以類相知也此自然之理不費言說者爾同發  
一言矣雖有巧拙之差其於適理一也同慮一  
事矣雖有周否之別其於規遠一也同服一行  
矣雖有剛柔之殊其於得中一也同決一疑矣  
雖有早晚之異其於必當一也夫既無所不一  
則其勢不得不相知豈必規規覲察然後方纔



知之哉是故彼之不知我也則由我之不知彼也兩不相知固其有所未一故耳我苟知彼雖求彼之不知我不可得也兩相知抑其有所必投故耳聖人之患在我不在彼者以此案論語此章上句爲客下句爲主語意一貫上患下患其所爲患者一也上已下已其所爲已者一也此古來注家莫不皆然而獨於上人下人不解以爲一人而截以爲二三人文義於是

乎索然無味吾故代人字以彼字改爲之說者如右

知履之爲履而不知其可以履霜知其可履而不用以履霜皆未爲知履者故太宰氏之解曰知猶用也古書言天人有正言有假言謂天爲天謂人爲人此正言也君相不可指名姑假天人二字以充之天者君也人者相也如中庸怨天尤人孟子吾不遇魯侯天也人不足與適也

之類皆假言也故龜井氏之解曰人者指當權  
用事之人此二子之解甚善故吾併取以為此  
章之說

善尚改過說夫之顯谷郊之土井格  
全一人也以軀骸言之則老不如少以知識言  
之則少不如老其故何也蓋少年之時血氣方  
旺情欲僨作不能有所顧忌見華麗則生健羨  
之心遇權貴則有跂之望乍徇名乍漁色乍財  
貨是競乍逃隱以為高隨時變換猶珠之走盤  
不知定處也告之以喬松之壽而不聽語之以  
曾史之行而不取猖狂妄發以罹患禍者相踵

也及其老精竭神衰又恬又淡外物無所搖撼  
於中是以不作無益不累有益迴顧少年之時  
其不悔者蓋鮮矣語曰老而愈多者二知識也  
白髮也白髮日多則知識日長古之人如蘧伯  
玉之流其少時曷嘗有非道之行猶以知非悔  
過騁譽於後世況於周處戴淵已下乎雖然世  
之少年縱其性毀其形中道夭折不及於改過  
者何限乃知失之暘谷收之桑榆者其於失爲

猶少哉

偶錄

土井格

論語言仁猶孝經言孝也論語克己復禮其言也  
也詎之類夫子以爲問仁之對猶孝經事君立身法服法言之類以爲孝也然言其實則孝只是事親而已仁亦只是愛而已若以論語有不涉于愛者而竟訓仁爲善則亦以孝經有不涉于事親者而竟訓孝爲善也可乎若夫仁義禮智之仁猶孝弟忠信之孝是則其本義最易辨

者

端訓本訓始舊疏之言可從矣唯以仁齋先生  
平日之論觀之則訓緒爲是蓋其意以仁義禮  
智爲天地間大德德之中有緒而其緒在我也  
仁齋之意豈不如此乎

賢人君子行跡散見諸書者鄉黨一篇彙而輯  
之以充仲尼真影必捏定以爲仲尼在斯則後  
學之陋也前時毛西河摘舉數十條余嘗捨遺

復得若干條然後知此篇之仲尼與三國演義  
之諸葛本朝院本之鴛鴦皆出於筆者剪絲非真  
物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 蒲生重章

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正議君子攻異端小人  
之甚急矣夫天下君子甚寡而小人甚衆小人  
無所容身則百計窮力害乎君子君子甚寡則  
不能敵衆必為小人所害然則不如不攻之為  
愈也雖然不攻則其勢益盛其害遂至無奈之  
何故善攻異端者以不攻攻之所謂以不攻攻  
之者何也使海內學校悉讀孔孟之書知忠孝

仁義之道則區々之異端不攻而自衰也必矣  
不然無識之徒千百結黨惑溺乎異端者必悍  
然激昂來害乎我今夫獸之窮猶且害人况異  
端嗷々之徒乎昔者東漢之亡由于君子攻姦  
人之甚急今我邦洋說異端之徒滿于海內其  
勢何與此異哉吾故曰不如以不攻攻之也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嗚乎聖人之言其旨  
深矣哉

仁者不憂說

片山直造

莫憂乎仁者亦莫不憂乎仁者惟能憂矣故能  
不憂不憂者因憂而得之是憂也者不憂之本  
也何則仁者之事親也憂不能孝能孝則不憂  
矣其事君也憂不能忠能忠則不憂矣事神之  
敬臨民之寬與人交之信莫不皆然也至於窮  
達貧富則泰然聽命於天有足以動其心者乎  
且夫安者理危者欲欲去而理存猶之宅廣居

道坦途也莫不安焉又何憂之有若夫衆人非  
憂於不得則憂於失之是窮亦憂達亦憂貧亦  
憂富亦憂也而忠孝之不能則不憂矣惟仁者  
不憂衆人之所憂而憂衆人之所不憂所以始  
乎憂而卒乎不憂也語曰仁者不憂信哉

觀過知仁說

過也者君子之所不免而小人則不能有之何  
也君子志於仁矣所存者理所履者道如其一  
言之失一行之違非有意而爲之乃所謂過也  
若夫小人之爲不善發諸不仁之心而無忌憚  
是惡也已焉得謂之過哉故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惟君子而後有  
過有過亦可以見君子矣若周公之於管蔡孔



子之於昭公猶且謂之過也况其下焉者乎曾  
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過矣而  
見其孝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過矣而見其慈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過矣而見其惠惠  
也慈也孝也皆仁之發也觀過知仁不其然乎  
推而言之方人者子貢之過也而其智可知矣  
自高者子張之過也而其才可知矣不讓者子  
路之過也而其勇可知矣不恭者柳下惠之過

也而其和可知矣至於泄柳之閉門餃于木之  
踰垣則過在詭激也而其節義亦可以知矣人  
之過也各於其黨不其然乎是故聖人不以過  
廢人必觀其類而考其德若夫小人則又何觀  
焉

子之於公猶且謂之遠也況其下焉者乎曾  
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過是而  
見其童子及其妻子而哭其明過矣而况其  
區區以其末節濟人於海濱者而况其  
幾人如贈其賸而老其餘者夫小人懷其所贈  
之風而各保其寶不其然乎長姑望人不可以區  
區計懷也亦若無也而其嗜養亦何以味其入  
而無其味何如其至也哉味之開門類示本也



